■图片故事

夏日情槐

□孙黎 文/图

风起，一串串洁白的槐花恣意摇摆着，飞扬着，这些生命的精灵，瞬间把春天和夏天接连了起来。槐花一开，夏日来了，热闹的景象也呼啦着从记忆深处跟来。

老家多刺槐，路两旁、满山林都是，一村接着一村，几乎连成了片。每年待槐花将开之时，带着异乡气息的放蜂人，会从四面八方奔来，每隔十里八里就搭个大帐篷，安营扎寨。不几日，槐花开得像蝴蝶赶赴盛会，一嘟噜一嘟噜，摇曳出夏日芬芳。蜜蜂们闻香而舞，四处寻找蜜源，忙着采撷生活的甜蜜。

放学的我们害怕被蜜蜂蜇身，总喜欢隔远瞧着放蜂的地方，好奇那斗笠下宽大神秘的面罩，好奇蜂箱上那些嗡嗡飞舞仿佛永远不知道疲倦的蜜蜂。看放蜂人弯腰在蜂箱前从容地忙活着，伙伴们的眼神里都充满了仰慕，甚至更羡慕放蜂人可以走南闯北，过着鲜花盛开的一年四季……等瞧够了，回家的路上就叽叽喳喳地相互说个不停，想吃蜂蜜的、想一睹蜂王的、想长大养蜂的，有时争得面红耳赤，幻想着山外的树，山外的花，一个个红扑扑的脸蛋儿在夏日夕阳下闪着动人的光辉。

大人们的想法和我们可不一样，这儿是他们的根，哪儿都不如他们眼前的这一片天空，一方黄土。夏风一吹，金色的麦浪翻滚，浩浩荡荡，父辈们用镰刀奋战几天几夜收割着喜悦，饱满的麦粒香遍整个村子，一派热闹，似乎连公鸡的打鸣声也高了八度。人们热情的招呼声、欢笑声，全都落进夏日槐树蓊郁的荫凉里，树上的知了被感染着，叫声此起彼伏。

知了叫着夏天，最卖力，阳光越足，叫得越欢。那时，伙伴们多喜欢自制工具大晌午捕知了，可我和姐从不参加。因为家里还养了十多只长毛兔，空暇时间得去薅兔草。夏天，主要喂食它们槐叶，我俩个头小，只能专挑一些低矮的小树撸。

说起撸槐叶，我还真有些胆怯，很怕枝杈上的尖刺儿扎手，可几乎每次都会不小心被碰扎过！还有那蜇人的刺毛虫，扁平短小，全身有着和树叶一样的绿色，像身着迷彩服，紧贴在槐树叶的背面，不仔细看根本就发现不了。一旦被蜇，感觉有万针穿入，又痒又疼，变成红肿的硬疙瘩。回家后，母亲用面碱不停地为我搓蜇伤处。虽然疼痛很快减轻，过一两天就彻底好了，但被蜇的滋味却是怕了。那时买不起手套，只能先瞧瞧树叶背面，没有刺毛虫才敢放心大胆地去撸。

直到撸完满满一大篓子，我和姐才开始捉知了，这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。

知了的个头不大，浑身颜色也浅得很，就连翅膀和身体外壳也没有那般硬实。知了那带着花纹的灰色翅膀贴在槐树纵裂的灰色树皮上，我们若不循着叫声找去，是很难发现的。一旦发现目标，拱起手掌从其背后迅速捂住树干，小小的知了就在手心里扑腾了。

我们一人捉一只就够，总是玩一会儿就放飞，所以也不折断翅膀。回家的路上，试着捏捏知了的前胸后背，尖细的叫声又响起，震得手指酥麻麻的；再摸摸它的头顶，那眼睛鼓鼓地贼亮，六条腿乱蹬着空气，知了在我指间传递出了极大的恐惧。于是，便赶紧伸开手掌托着，松开两指。看着重获自由的知了扑打着翅膀飞向远处，我总会幼稚地想：下次捉到的知了还会是它吗？

当然，这没人知道，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无论岁月如何流逝和改变，曾经的它们都会永远在我心灵深处活着。记忆总会给人心中留下许多怀想，而关乎故乡的所有往事，如同生命一样，早已在我心中根深叶茂，成树，成画。树上，挂满乡愁；画中，流淌深爱。

一角田园寄乡愁

——读李开云《南山有我一亩田》

□赵青新

费孝通先生在《乡土中国》里说起，他的家乡有个习俗，如果有人要出远门，长辈就会用红纸包裹一点泥土，塞在箱子的底下，如果水土不服，或者想家了，可以煮一点入汤。

这个故事足可见乡土在我们的文化里所占的和应当占的地位。我们现在的生活，离“土”越来越远了，可是那一点乡愁，仍然留存在许多人的心里。我们在经年的忙碌之间安慰自己，生活已经这么匆促了，还谈论什么乡愁，太奢侈。可是，有些人，逮着一点点机会，就像春风吹拂的蓓蕾，一下子就要盛开，就要圆了梦想。

作家李开云把房子买到了乡下，在黄阿婆的村庄。城镇化的过程，村里建起了很多高楼，可是，村里的人都走了，只有黄阿婆这样的老人依然每天照料着一些菜地。李开云就跟黄阿婆提出要一块菜地来种，五百块，半亩菜地的使用权，只要开发商还没来，这块地就在李开云的手里。这样的买卖划不划算呢？五百元，在城里能干什么呀？双方都很满意。

后来，就有了这本书，叫《南山有我一亩田》。李开云记录了自己的种地生涯，文字和影像齐备，梦想和现实共生。菜地与楼房一墙之隔。墙里，空调运转、电脑工作，是现代化的生活。墙外，荒芜的土地，渐渐冒出一点点绿。墙里墙外、城市与乡村，融合在一起。

可以看出，李开云对农活并不谙熟，没有关系，只要有心学，上手并不慢。这本书里，经常写到一个老人，李开云称呼他“李爷爷”。李爷爷是个热心人，庄稼把式，看不得城里来的知识分子胡搞乱弄，时不时要来指点几句，或者手把手地传授，有时干脆亲自上阵。李爷爷有点小狡诈，有时嘲笑几句，没有恶意，是那种脸上褶子都是笑痕的老头儿吧。

就这样，架子支起来了、地翻了、种子播下去了，锄草、浇水、施肥，农活有一样好处，只要天公作美，干了多少活，就有多少收获。藤菜、玉米、韭菜、黄瓜、黄豆、西红柿、豌豆……都上了桌。自己种的，无公害，满满的丰收的喜悦，吃起来格外香。不尽如人意处，也难免。比如，蔬菜种得太密，种子撒得太密，结果就是长不开。辣椒苗全是小个儿，西红柿长成了“圣女果”。经验需要一点点积攒，有时，土地会有意外的回报，烂在地里的大南瓜着实让人心疼，谁料想，隔了段时间，竟然翻长了一堆南瓜苗，土地不辜负人。

乡村生活也有烦恼。不在农活劳累，依然是人事。田与田挨着，地与地同根。自古以来，这条地界最易惹事，国与国如此，乡村的小田埂也难逃纠葛。通常先是细微的试探，苗儿在空中探过了头，接着，是地面上，悄悄地挪移，经意或不经意地越界。还是李爷爷高明，说不能忍，筑起了界，明确了线，寸土不可让。做人也这般的，有些事可让，有些事绝不可让，你让了，就无宁日，要一天天被欺辱。从地里长出来的常识，就这么简单。

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是我们的现实，也是立身之本。作为文字工作者，李开云能暂时离开城市，避居田园，修身养性静心写作，土地不仅长出农作物，还帮助他产出精神作物。我们大多数人没有李开云的闲裕，没法像他一样在农村买房、种地，但是，最大的区别在于，有些人永远在做梦，有些人却能把想法落实。我住在城镇小区，也是商品房，每天经过几户人家，窗前的泡沫箱栽着几株绿绿的油菜、几把小葱，你看，最要紧的，还是心意和行动啊。

这本书里描绘的田园生活，不是对城市所作的挽曲，也不是对乡村的赞歌，它就是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，对愿望所作的履践。作家在行文之间还有很多对过去生活的依恋，在这一段段朴实的书写里，每个人都会读出属于自己的那份思念和共鸣。

■家庭相册

采下一朵云

□韩彩英 文/图

山里越到年根儿的时候天气越冷，最低温度要到零下30多摄氏度。出门说话要带着剪刀，因为怕话冻住，需要剪成一段一段，然后回屋里用火炉融化了来听。

小时候，棉衣是冬天必不可少的御寒物。母亲要给家里每个人做棉袄棉裤，棉裤要做两条，这是一个不小的工程。两条棉裤一薄一厚，厚到什么程度，是靠絮的棉花重量说话的。

冬天，林场的女人们大都忙着给家人做棉衣，在街上偶尔遇到了熟人，会这样问：“他婶儿，你家棉衣做好了吗？”另一个人回：“刚做了俩棉裤。”“那你絮了多少棉花啊？”“差不多快四两了。”

问话的人就会很骄傲地说：“我给俺家小子絮了有半斤呢。”仿佛这样才能体现出一个贤妻良母的样子。如果自己比人家用的棉花少，就会回家再添棉花。

做棉衣的棉花用牛皮纸拦腰缠着，细麻绳系成一卷一卷摆在商店里售卖，一卷一斤重。棉花带着一股子独有的香气，淡淡的没有任何多余的味道。棉花并不是雪白，有时还夹杂着些许未脱净的棉籽。

我那时不知道棉花怎么来的，有时想：棉花就是天上的云朵吧？你看不下雪时天蓝得那么可爱，上面飘的不就是一朵朵棉花吗？那是谁把棉花揪到天上去的？让人看一眼心情也会变得蔚蓝。

母亲做棉衣用的都是拆解的旧衣服，把磨损的地方修剪缝补好，平铺在炕上，头上围上毛巾，打开棉花卷，一层层开始絮。用多少棉花，母亲心里有数，大概到了她心里的目标，会把衣服卷起用洗衣板压平，然后再用线一趟趟缝平整，最后缝合起来就好了。

因为我小，我的棉裤用不上半斤棉花，不过我的棉裤却是最厚的。母亲在为哥姐做棉裤时，他们会盯着母亲让少絮棉花，一个是太过笨拙，再个穿着并不好看。对于美丑当时我并没有多大概念，于是母亲像用棉花把我包裹起来，或许是母亲担心我突然长胖或是长高，棉裤总是做得又肥又长。我纤细的腿在里面直晃荡，当然，风也容易灌进去蹭点热度。

偶尔出门，我戴着母亲做的厚手套，围一条浅褐色有些扎脸的尼龙围巾，再戴上有两个大耳朵的棉帽子，不用走多远，呼出的热气就会在睫毛上结霜，像个团好的雪球。有些淘气的孩子见了会喊：“小雪人，小雪人。”偶尔我奔跑跌倒了也不疼，就像跌在云朵里。

年龄总是跟岁月赛跑，把许多事都落在了云端。记不清有多少个冬天不穿棉花做的衣服了，往事虽然走得很远却不曾模糊，好像是长在骨子里，连皮带肉融在一起的。

去年深冬，我穿了一条流行的“光腿神器”去上班。有同事好奇：“姐姐，你不冷啊？”我笑了，特意揪一下给他看：“这是棉的呢，跟棉裤一样暖和。”其实冬天的裤子也好，袜子也罢，没有棉花是没有灵魂的。只不过是爱美之心过重，不愿意折损美而找的借口而已。

那天，我倚靠在窗前，望着澄净如洗的天空，望着出岫般的云朵，往事又一一被唤醒。想起儿时，母亲做棉衣时，我总是伏在她身侧，揪一朵棉花放在鼻子上闻，问：“妈妈，棉花是天上长出来的吗？”

母亲笑着回问我：“你猜？”

“肯定是天上的，跟天上云彩长的一样呢。”

母亲笑了不回答我。是啊，就当作一朵云吧，这样，将来无论我走到哪里，这朵云都会一直跟着我，温暖着我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社址:北京市丰台区东铁营横七条12号　邮政编码:100079　零售:1元/份　广告经营许可证:京丰工商广字20170037号　广告热线:63522410　发行热线:63526151　印刷:工人日报印刷厂